

| 新诗讲义 |

叙事诗学

当代诗文本阅读

柳宗宣 | 著

*Narrative
Poetics*

- 当代诗的语词向度和诗性建构
- 读诗方法论：如何进入周梦蝶的《孤独国》
- 当代诗的结构意识和幽冥空间
- 新诗阅读九个关键词

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| 新诗讲义 |

XUSHI SHIXUE

叙事诗学

当代诗文本阅读

柳宗宣 著

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出图证 (鄂) 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叙事诗学：当代诗文本阅读/柳宗宣著. —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0. 12

ISBN 978-7-5622-9259-3

I. ①叙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诗歌研究—中国—现代
②诗歌研究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262772 号

叙事诗学：当代诗文本阅读

©柳宗宣 著

编辑室：第一分社

传 真：027-67863291

责任编辑：胡小忠

责任校对：肖绪旭

封面设计：罗明波

出版发行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 编：430079

电 话：027-67863426

网 址：<http://press.ccnu.edu.cn>

电子信箱：press@mail.ccnu.edu.cn

印 刷：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

督 印：刘 敏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7.75

版 次：2021 年 7 月第 1 版

字 数：201 千字

印 次：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：欢迎举报盗版，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-67867353

出版说明

此书是当代诗人柳宗宣在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开讲“当代诗研究”课程基础上编辑而成，剔除了拓展阅读及课后思考题等格式，保留了授课的语气和运思。

此书的内容融合作者多年的阅读经历和写作经验，可谓其阅读当代诗的笔记，或者说，对他者的文本阅读其实是作者个人诗艺审美的自白。

作者的学生胡超群、袁馨怡对书稿进行过初校整理；书稿的部分章节见之于《扬子江诗刊》《诗探索》《上海文化》等刊物。

本书由作者供职的江汉大学研究生处纳入教材出版计划。

作者简介

柳宗宣，男，1961年生，湖北潜江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当代诗人、散文作家、诗学研究者。江汉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《青年文学》杂志编辑，主编系列诗学研究论集《新诗学》。出版有三部个人诗集《柳宗宣诗选》《河流简史》《笛音与语音》，诗作被译介到日本、美国、韩国等国家。另有诗学随笔集《语词居住的山冈》问世。



柳宗宣在课堂上

目 录

当代诗的语词向度和诗性建构

——以张曙光的写作为例 / 001

论西默斯·希尼的诗 / 043

叙事诗学 / 079

读诗方法论：如何进入周梦蝶的《孤独国》 / 119

当代诗的结构意识和幽冥空间 / 137

新诗研究的九个关键词 / 155

从信匣到敬箱

——萧开愚修订的几首诗 / 199

时间与地址：阅读于坚记 / 213

当代诗的语词向度和诗性建构

——以张曙光的写作为例

一、虚空，寒冷，死亡：雪的意象

张曙光的诗，准确点说，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诗中，大都有着对雪的描述。“雪适时地下了起来 / 像一位访客，他的到来 / 并不使人感到意外，只是 / 欣喜或沮丧。他点染着 / 我们的日子，或涂改 / 我们的风景画册。”（《一件礼物》）北方的雪持续地下着，他不停地写着雪，播散在他的最早的写作中——日常中发生的雪变成了意象灵动在诗行间——“屋子里有雪的气息 / 旧衣柜的气息和死亡的气息”（《致——》1983年）；“雪覆盖着整个原野。 / 四月的一场反叛 / 揭穿春天虚伪的骗局。 / 一整个下午，我想着 / 这场雪，你的身影和那些黑色的鸦，还有 / 另外一些事情—— / 或者说一些无足轻重的 / 话，譬如火，或是寒冷 / 或雪是迷人的”，等等。但“也许迷人的不是雪 / 也不是思想，而仅仅是 / 词语，确切说是词语的 / 排列。就是这样 / 也许总会是这样”（《四月的一场雪》）。雪出现在他的生活世界，也飘飞在他的阅读中——“雪落在佩雷德尔基诺或更远的地方，寒冷摇撼着木屋后面的冷杉林。 / 从挽起的衣袖的双手间，飘逸出 / 飞舞的雪片，使这个小小舞台 / 重现新泽西的冬天”（《雪中即景》）；“我读一本书 / 或一部手稿。 / 我哼着一首五十年代流行的歌曲。 / 我走向一所房子。 / 栅栏和雪。 / 脚印在雪地上 / 一行肮脏的铅字。 / 我渴望听到鲍勃·迪伦或甲壳虫乐队的音乐。 / 我看见窗外的树枝因积雪而折断。 / 我在房子里阅读着火”（《冬日纪事》）。

《在旅途中，雪是唯一的景色》一诗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
我不知道
该对你说些什么
当面对车窗外面
无限延展的白色

(夏日这里开满了野百合)

——三百公里的崎岖和雪

人生不过是
一场虚幻的景色
虚空，寒冷，死亡
当汽车从雪的荒漠中驶过
我想到的只是这些

如诗人所描述的，他把雪当成了“词语”。他以为迷人的不是雪和思想，而是词语的排列，重新打量、使用这个词，在诗句的排列中注入了他的注视与沉思，他书写的“雪”由物象演变成意象。雪渗透了他的房子、脚印和意识，有他的观察、理解和加入的联想：虚空、寒冷、死亡。他在雪中回忆、悼念和纪念。

在《纪念我的舅舅》一诗中，雪成了诗的背景：

在这个雪天
我无法写出悲悼的诗句
当坐在返回哈市的公共汽车上
一路上穿过寒冷和距离
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积雪
我并没有意识到正在永远离开你
不，是你在永远离开我们

诗中的“你”混在积雪中出现。冷的虚空的记忆。雪地中的面影一闪即逝。这是死亡的雪，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，进入他的词语。我没有在冬天到过哈尔滨；我是在某年夏日到达那个有着异域风情的城市，道里路口上移动的电车，那不同于内地的俄式建筑，这是张曙光描述过的城市；雪看不见了，但存在于

他的诗句间。我想见到他，通信多年、读他的诗多年，但没见过他；来到了他生活与写作的城市，只见到他的诗友，和他错过了。走动在松花江边的大道上，看着那里的酒吧，想着他和诗友们在那里打发过时间，看见雪包围着房子和他们的谈话。我把他的诗《雪》在内心又温习了一遍：

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，感到
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
我想咳嗽，并想尽快地
从那里逃离。
我并没有想到很多，没有联想起
事物，声音，和一些意义。
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在空气中浮动
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
那时我没有读过《大屠杀》和乔伊斯的《死者》
我不知道死亡和雪
有着共同的寓意。
那一年我三岁。母亲抱着我，院子里有一棵树
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——
母亲在1982年死去。

一首诗存活在一个读者的回忆里多年，那靠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到了美国诗人查里斯·奥尔森的“放射诗”。如他所说：“一首诗是所得到的能量，通过诗本身，传达给读者。因此诗的每一部分都是高度的能量结构，应是能量发射器。”（《美国现代诗选》第18页）美国黑山派诗学观点，张曙光是知晓的，他对此有相关的译介。他写过一本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：二十世纪美国诗歌》的专著，是他给学生讲课的教案。其中他的译介和个人写作的秘密都藏在本书中，可以说，他是美国诗歌的译介者和

研究者。这样，他自然将从异域诗歌里获得的技艺启迪转入他的写作实践中。细思，在几十年前，读到他的一些诗歌为什么觉得亲切？那时候我在江汉平原几乎遥望着哈尔滨的散布的风雪，那落入张曙光诗中的人事意象，他的诗的排行与结构，从他的诗的构成中获得了某种感应和印证，一如我从美国译介的诗歌中所获得的营养：从勃莱的深度意象诗中，从弗洛斯特《林中路》和对雪的描述里，从毕晓普的南方和北方的地理诗学中，从庞德的意象派诗所坚持的观点里。我和张曙光的写作产生过某种隐在的沟通。在这样一个诗学背景里，你也找到了解读他的诗歌的信心，觉得可以谈谈对他的阅读记忆，他的诗文本的高能量辐射到你的身心，支持你对这首诗持续的阅读与知解。

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，感到
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

“第一次看到雪”，这是对回忆中出现雪的追溯，是持留在人的记忆里的第一记忆。“持留”和“描述”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概念：抓住某物并使其留在某处。所有的记忆包括了感知和想象两个意识现象。某一时间客体在流逝中，它的每个“此刻”都把该时间客体所有过去了的“此刻”抓住，并融合进自身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记忆。而第二记忆则是对记忆之物的回顾和回想。诗人叙述的是回想发生在过去的（“第一次”），而此地此时此刻不再发生的事情。描述抓取过去的某个时刻，使其重新出现在意识中，使其持留在记忆里，放置到了由叙述建立的诗性空间里。

诗人重复使用了“感到”。第一次见到雪的惊奇；冬天哽在喉咙。“咳嗽”，这个推进的贴近人的生理反应的词加重了对此地逃离的感情。这首诗写的是“个人家史”。他的视线转回到他的第一记忆：生活世界最早的关于雪的记忆以及身体的感应。

张曙光的诗友萧开愚在他写于1993年的《一位持怀疑论的

诗人》一文中谈及此诗，并将这首诗和美国诗人洛威尔的《为联邦死难将士》一诗进行比较。张曙光的关于美国诗歌的教案，用了一个章节来谈论洛威尔的创作。在《罗伯特·洛威尔与自白派诗歌》中，他详细解读了《为联邦死难将士》一诗：“‘他们的纪念碑像根鱼刺 / 卡在这个城市的喉咙里’，这个句子表明了洛威尔对这个城市的失望。”并论述后者诗风的变化：“由原来的险怪变得平易，原有的格律体被打破，严整的句法变得松弛，叙述自己的生活，开挖自己的内心；个人生活出现在诗里。”在张曙光看来，洛威尔的《生活研究》的问世，表明诗人完成了他的跨越，“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。洛威尔在五十年代转向个人和家族题材的抒写，采用审慎而开放的形式，在诗中探索情感的奥秘，对个人生活进行观察、质疑和研究，家族的历史、隐私、潜意识甚至隐秘的思想活动也转入诗思的观察、透视中。诗中既有强烈情感的浓缩性的句子，也有近乎散文化的叙述，诗中出现的日记般记叙对日常细节的捕捉以及突如其来的跳跃联想，扩大了诗的内涵和容量”。

这其实也是张曙光个人创作的某种自白。他们二者之间确实有相通之处。他们都转向个人家族的场景的书写。比如张曙光的诗《照相簿》，刻画的是亲人们的影像，描述的是他们家庭里的人事，他从这个相册切入，描述对亲人的记忆。又比如他的诗《进城》，写他九岁时全家来哈尔滨的往事。在《进城》一诗中，不仅个人记忆的书写来得真实、真切，还从对个人的日常的书写转入对时代的观照，并从这个视角切入对《电影院》《呼兰河传》《松花江》的书写中，个人的记忆在拓展其场域，甚至转入他诗文本的构成、句子的遣用或修辞手法（如反讽）的运用等诗学实践中。20世纪80年代诗人们在展开集体的抒情，用着公共的模糊的声音对外部世界进行质疑式的宏大书写的时候，张曙光悄悄地进行着他的诗学革命与转型；他的不同于80年代诗人们的语言风格的诗恰好写在80年代的语境里。张曙光在哈尔滨这个中

国边城里展开他的新诗实验，没有参与到那个时代里的众声喧哗的“大合唱”，他写着个人回忆之诗。虚空、寒冷、死亡的雪出现在他的诗篇中，他写着个人的真实感情，对死亡的记忆与感知。雪出现在他喉腔里。

张曙光在1984年写过《人类的工作》，早年读它，无比地喜欢。诗中的八个偶句构成的节奏和情感没有因时间的变迁而受到损伤，最初的阅读美感依旧保持在诗中。张曙光为这些句子赋予了生命：

用整整一个上午劈着木柴。
贮存过冬的蔬菜。
封闭好门窗，
不让一丝风雪进来。
窗前的树脱尽的美丽的叶子
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因此悲哀。
土拨鼠的工作人类都得去做
还要学会长时间的等待。

这首诗与张曙光身处的80年代的诗歌语境构成的反差是明显的。张曙光确实经过了他长时间的等待，做着“土拨鼠的工作”，隐藏着劳作。他不现身于那个时代的广场，而是隐藏着写作与等待，考虑自己新诗写作的方向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我一直对新奇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，我不拒弃任何新东西，无论是当时的现代派，还是后来的后现代，都令我着迷”。他在自己的写作中，将古典主义精神同现代技艺结合在一起——直到他在90年代的偶然的出场——出现在程光炜编辑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《岁月的遗照》一书的头卷。这个书名取自张曙光的同题诗名。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，学者程光炜从诗学的层面论述了将张曙光诗歌列在此书头卷的理由：“张曙光首先有较高的诗歌修养，然

后才写诗的。在 80 年代，他起初感兴趣的是翻译外国现代诗，注定和 80 年代纵横捭阖的先锋姿态不相融合，也很难加入其创作的潮流。这决定了创作历史虽长的张曙光，成了当代诗坛那种少见的‘迟到者’；这么多年以来，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，即所谓‘大叙事’；而当‘大叙事’走到尽头时，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，或某一个集体、家庭的回忆，以这种方法来对抗国家、民族的大叙事。张曙光的诗不只是一种呈现，也是一种塑造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，植根在他对历史的观察和个人经验上的。”“张曙光在谈到叙事对当前诗歌创作的意义时说：有意识地把叙事性纳入汉语诗歌写作中，称得上是 90 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如果它不是代表诗歌的进一步成熟，至少也意味着对于成熟的进一步努力。叙事手法在诗歌中的运用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削弱里面的抒情因素，在更大限度上包容经验；有利于‘对日常性因素的强化’，是一种‘平静客观的态度’，它不仅没有损害抒情诗的特性，反而拓宽了抒情的空间。”程光炜早年曾出版一本《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》，对张曙光 80 年代的诗歌实验有着他的跟踪观察，对其诗学地理有过诗学者的清理。他对张曙光的观察与推崇，在我们现在看来，带有他作为一个诗学专家对当代诗歌的观察或洞察。程光炜从张曙光的文本中敏锐地捕捉到当代诗歌写作转型的个案，后者确实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个人诗学的转型与实践，改变了当代诗的风气。张曙光在承认诗歌形式的有机性和自足性的同时，强调“历史的个人化”，建立多重历史来瓦解宏大的历史叙事；另外，他重构了当代诗关于语言的欢乐的多种可能性，对所谓的“大诗”和“自我”进行改造，在作为复调的自我之间建立新的互文对照，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参照。

如上所述的，他的这首书写雪的诗中所言，“我想咳嗽，并想尽快地从那里逃离”，他正是逃离了 80 年代诗歌的语境和现场。一如其诗《人类的工作》中的那只土拨鼠，他与那个时代产

生了某种疏离和必要的中断，中断了将抗议作为之前朦胧诗歌主题的做法。如前所述，他将诗歌写作拓展到对个人世界的书写，试图让诗歌文本的综合能力和包容能力得以扩容——诗人在诗中这样继续叙述他第一次看到的雪：

我并没有想到很多，没有联想起
事物，声音，和一些意义。
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在空气中浮动
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

诗人是在直观飞雪，包括他的日常。他放弃了当时语境对意义的直接表达，他没有联想到其他事物、声音或一些意义，直观几乎从他出生就包围他身体的雪，他努力回忆第一次见到雪的情形和身心的感应。他几乎逃离了联想和试图赋予事物的隐喻。他直观的是场景和情景，个人视界中的一张张陌生的在空气中浮动然后在雪花中消逝的面孔。这多年后的陈述和回忆特别有意味，这里其实在谈论他对诗的生成的理解：诗是描述诗人所看到的雪，而不是直陈它的隐喻，不是外在的脱离了事象的声音和意义，他要呈现个人视界中的雪本身，看见它的出现与消逝的过程。这里隐含现象学的“观看”如何转移到他的写作中来：不是为了意念而写，而是悬搁意念，专注于看本身；对“看”进行描述并设置一个生成的诗性空间，以现象学的目光来观看被体验性的对象或体验性的意识。这在个人回忆中所呈现的雪，或者说，在现实中出现的雪和下意识中第一次见到的雪唤醒了他的记忆。雪，是在他中年某天从窗口看见的雪，也可能是梦境出现的雪，浓缩了记忆的早年第一次见到的雪找到他，或多年前经历的事情以神话般的速度发生并抓到他，命令他呈现，随之到来的是事象的出场或露面；这样，时间成了他诚恳书写的主题。

张曙光在他的诗学随笔《时间与诗》中，谈到美国汉学家宇